

从“文字下乡”到“文学下乡”

——谈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

□ 丁晓平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在这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面前,文学没有缺席,也不能缺席。如何完成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也即如何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日新月异的中国来说,乡土中国书写依然是新鲜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论述“文字下乡”的问题时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费孝通先生笔下20世纪40年代的那个“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文字不仅早已下乡,城乡差距正在努力缩小,乡土中国正阔步迈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字下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从历史的视野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可谓“文学下乡”的问题。我们的“文学下乡”能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

历史是一条长河,洪流滚滚,不可阻挡。身处伟大的新时代,中国人民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我们每一天都身处创造历史的现场。如何讲好当代乡土中国故事,真实呈现新农村的发展变化,文学就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脱贫攻坚工作的艰巨性、创造性,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和正在证明,脱贫攻坚是中国故事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我们作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来寻找答案,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原点,也是考察乡土中国的晴雨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之一。只有抓住脱贫

攻坚的主要矛盾,才能抓住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命脉,才能深刻理解新时代赋予脱贫攻坚的现实意义。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我们的“精神高地”,但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洼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何描写和叙述这个反差,解析它的历史原因、过程和结果,准确阐释今昔之间、世代之间的发展背景、进程和方向,探析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路径,以及新农村的历史性巨变,正是文学需要着力开掘的地方。

以文学引导新农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扶贫工作的伟大实践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确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开辟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共建设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作为历史视野下的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提供了无限可能。也就是说,只有把脱贫攻坚纳入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获得历史的纵深感、鲜活的生命力和磅礴的创造力。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中国始终在发展的基础上根据阶段性目标,力所能及地将发展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倾斜,推动扶贫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引导人民群众既扶贫又扶志,实行“志智双扶”,从根本上医治贫困顽疾。“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显然,脱贫攻坚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新风尚、新人物。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看到人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口袋富起来”了,而且“脑袋富起来”了。现在正处于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现场,我们要用文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崭新的线索、塑造崭新的人物、记录崭新的实践、讲述崭新的故事,引导新农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文学要抓住新农村发展变化的主轴

新时代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

民的文学。近年来,乡村叙事比较流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热衷于小我情调、沉醉于私人经验、泛滥于欲望消费、自卑于微观叙事、沉沦于历史虚无、重复于生活碎片,失去了标准、体统、深邃和辽阔。一些作家的乡土中国书写沉湎于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甚至“挂羊头卖狗肉”,打着非虚构的幌子贩卖营销其虚构的乡土之作。他们或以微观叙事、口述史、田野调查的名义,编造行政区划根本找不到的村庄或者子虚乌有的人物,夸大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或念叨着西方确立的一套所谓的“标准”,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为“我的世界”,再用显微镜放大乡村存在的非主流东西;或把琐碎、落后的个案典型化,别有用心地遮蔽、忽略乡村的发展进步和整体的真善美。

尤其需要批判的是,有的作品以“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进行语言“编码”,经过雕琢、修饰之后,“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再经过“隐喻”的手段呈现出一个“非虚构”的地方,并且把“中国”套装进去。此类作品中弥漫的“乡愁”,聚焦于乡土的破败和迷失,以及人性的弱点和暗处,带着戾气、怨气、娇气,十分矫情。而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奔小康道路上奋斗的身影,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你若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绝不是虚构的隐喻所能遮蔽和表达的,也不是口口声声以“救赎自己”来为新农村唱挽歌。当然,对于新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正视,就像需要正视阳光下的阴影一样。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应该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紧紧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脱贫攻坚伟大工程的主题、主流,抓住新农村发展变化的主轴、主体,既要记得住乡愁,又要反映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然,我们的文学就无法阐释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伟大变化,就不能跟上新时代的铿锵步伐。(来源:《光明日报》)

曹文轩用“新小说”系列走出油麻地

在2020年的图书订货会上,天天出版社以“诗歌、小说、童话、戏剧——原创儿童文学的无限空间”为题,发布赵丽宏、曹文轩、冯俐、周晓枫和殷健灵五位名家新作:《天空》《寻找一只鸟》《木又寸》《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和《象脚鼓》。五部作品体裁丰富、视角各异,力图构建中国儿童文学完整的体裁拼图,并为每一种细分体裁提供经典样本。

摘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曹文轩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他表示,不愿意被同一种成功的题材或写作模式束缚住,比起重复成功,他更愿意挑战新领域,自己笔下的“油麻地”虽然已经成为经典,但是曹文轩现在更乐于“走出油麻地”,去尝试新鲜的话题和视角。

正因为不惧不断挑战自我,曹文轩创作出“曹文轩新小说”系列,以每年一个新话题、一个新视野、一种新格局,为小读者们不断提供符合当下的新文学作品,目前已出版有《穿堂风》《蝙蝠香》《萤火虫》《草鞋湾》,2020年即将出版的第五部作品《寻找一只鸟》。从经典作品《草房子》《青铜葵花》到“曹文轩新小说”系列中向往清风、寻香夜游、守护萤火、探寻查案、寻找鸟儿的这些孩子们,曹文轩一直试图讲述少年儿童在情感浪尖上的内心冲突和挣扎,从中引领着读者获取成长的力量。虽然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不同,但是曹文轩对纯真人性的建设、高贵人格的塑造一以贯之,为孩子们创作能引发深度思考,能为精神打底子的作品。(来源:人民网)

一年又一年。

宏大的春运叙事,拉开了春节的序幕。游子们穿越万水千山的旅途,就是为了回家过年。回家过年,灯火亲、饭菜香、人心暖。

这些年来,一艘艘远航的船,抵达春节的码头时,总有人感叹,年味变淡了,年味消逝了。有一天我同朋友老孙探讨,到底什么是传统的年味?走亲访友、购买年货、享受美食、祭奠祖宗、过年礼仪,源源不断流淌在中华文化中的沉淀与继承……在这种年味的寻找怀旧里,我和老孙发现,无论多少年味的飘荡,它其实都是让我们精神上有所愉悦与安顿。

在这个物质生活丰盛的时代,我们早已经不为春节里吃上几天美食而翘首以待了。网络的出现,让我们对与远方人相见的期待,也不像过去那样强烈了。只要想见上一面,电话与视频瞬间就完成了。发达的技术,或许正在稀释着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起古人,骑驴骑马去探亲访友,穿越关山万里,途中时间甚至长达数月,所以古人描写的友情文章,散发着那么浓郁的情感,成为经典永流传。

在时代的变迁中,年味也应该被赋予与灌溉更丰富的内容。比如,我们精神上嗷嗷待哺的年味,能够多一缕书香么?一个朋友对我说,今年春节,他要阅读几本历史人物传记,还要重温一下《中国植物志》。他发现,自己叫得出来的植物名字,熟悉的植物习性,其实还没有一百。他想通过阅读,去亲近植物,让大地上的植物,葱葱郁郁地长进心里。

这似乎是一个人人都在阅读的年代。川流不息的生活里,常常发现一个现代人群的特别景致,那就是大量出现的低头一族。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看手机上,手机已经严重地绑架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微信里的朋友圈,很多人在内心里拒绝着,但又无法真正放弃,总是本能地点开飞快浏览一下,有人甚至靠一个个点赞来完成对自己精神上的输液。

我问过几个陷入手机生活里的人,一旦视线从手机上离开,还真正记得什么呢?他们大多摇摇头,露出恍惚的神情。不可否认,网络方便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给我们的生活插上了翅膀。但网络里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已经让现代人的部分生活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抹平着大脑里独特思维的褶皱。

列举这些,我是想说,浏览是蜻蜓点水,阅读是静水深流。人类文明史的浩大进程,除了实物的顽强存在,还有很多是在代代相传的书籍里延伸,书籍里往往横卧着历史的灵魂。一个人的阅读史,也是这个人的精神成长史,通过阅读,由此成就了精神上浩瀚的故乡。

在春节的幸福团聚中,在千家万户的灯光里,我们找上安静的时间,打开一本书,让精神世界的河流。春节里的年味,因为漫漫书香的浸润而更醇厚绵绵,山高水长。

鼠年春节,有书相伴,心香袅袅。

鼠年春节书相伴

□ 李 晓

2019年度十大科普优秀图书揭晓

《科技改变中国》上榜



近日,2019年度十大科普优秀图书在京揭晓,《科技改变中国》《这里是中国》《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穿越时空看文明:全景手绘中国史》《藏在地图里的二十四节气》等10种图书入列“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

该活动由《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出版协会和韬奋基金会主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承办。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郗书林表示,希望出版界在做好主题出版、少儿出版、文艺出版的同时,从重塑中华民族科学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科技传统的角度,补上科普出版的短板,使我国出版业发展更加繁荣。

揭晓仪式上,还举办了韬奋基金会全民阅读促进会成立大会。(来源:新华网)



『看见』世界
用阅读



组图:郑金仔 甘夫灿 罗树妹 摄

书香岁笺

□ 孙成栋

作为一名“虔诚”的读者,《读者》一直是我的最爱。

每年,元旦前后,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之际,总能准时收到墨香盈盈的新年第一期《读者》,宛如窗台上准时绽放的水仙,犹如屋檐下准时飞来的紫燕,仿佛暮色里准时奔涌的潮汐,恰似街巷间准时亮起的灯火,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扬帆启程的冲动。

每年,最后一个月刚刚翻开,往往就能收到当年的第二十四期《读者》——全年书香长径上最后的芳华。墨香潺潺之间,未及欣赏美文,便有怅然若失之感袭上心头,恍然惊觉又是一年飞逝,一切皆成永恒的过往。难怪有朋友感慨,《读者》是时光的使者,用一支看不见的笔,绘出

岁月的年轮。

犹记得,不久前那个岁末将临的傍晚,华灯初上时分,我穿过初肆的寒流,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有人有书有梦守候的港湾。一打开门,便有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继而柔柔地涌入鼻翼、沁入肺腑、渗入心房、融入脉管。哦,是书香,是《读者》的芬芳!

韶华太匆遽,宛若晓梦中。收到第一期《读者》时的欣喜悦在昨日,仿佛是暮然之间,第二十四期《读者》已飞至案头!

端详着、摩挲着、轻嗅着这本令人爱不释手的《读者》,所有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一切的浮躁顷刻如潮水样退去。心滩上泛起的,是宁谧,是安然,是憬悟,是期冀,是草木的清香,是山河的回响,是海岸线上的曦光。

二十四番花信风,二十四度

时节易。二十四桥冰轮犹在,二十四瓣青春永不再来。唯有,曾在二十四里流淌的那些传奇,长开不败……

此刻,我手捧《读者》,让思絮追寻那二十四桥的明月夜,却不知玉人在何处教吹箫。只是,那份温暖一直在心海上漾回,那份眷恋始终在心窗里青葱。

在我心目中,每年的第二十四期《读者》,每一期都是一座桥。桥上苍穹,桥下岁月,桥头是灯火,桥心是过客,桥畔是兰舟。

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我用脚步丈量迢迢雁程。书香作伴,云淡天高,从这一座桥到下一座桥,流动的不仅是时光,还有汗水,还有心血,还有烈火,还有风景,还有祝福,还有怀忆。

走过这最后一座桥,那三百六十五页的日记本轻轻合